

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

中華書局

史記

二

〔漢〕司馬遷
〔宋〕裴駰
〔唐〕司馬貞
〔唐〕張守節
集解撰
索隱

正義

點校本
二十四史
修訂本

史記

第
二
卷八至卷一五
冊

中華書局

史記卷八

高祖本紀第八

高祖，二沛豐邑中陽里人，姓劉氏，三字季。一父曰太公，一母曰劉媪。一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，夢與神遇。是時雷電晦冥，太公往視，則見蛟龍於其上。一已而有身，遂產高祖。

二集解漢書音義曰：「諱邦。」張晏曰：「禮謚法無『高』，以爲功最高而爲漢帝之太祖，故特起名焉。」

三集解李斐曰：「沛，小沛也。」劉氏隨魏徙大梁，移在豐，居中陽里。孟康曰：「後沛爲郡，豐爲縣。」索隱按：高祖劉累之後，別食邑於范，士會之裔，留秦不反，更爲劉氏。劉氏隨魏徙大梁，後居豐，今言「姓劉氏」者是。左傳：天子建德，因生以賜姓，胙之土，命之氏。諸侯以字爲謚，因以爲族。說者以爲天子賜姓命氏，諸侯命族，族者氏之別名也。然則因生賜姓，若

舜生姚墟，以爲姚姓，封之於虞，即號有虞氏是也。若其後子孫更不得賜姓，即遂以虞爲姓，云「姓虞氏」。今此云「姓劉氏」，亦其義也。故姓者，所以統繫百代，使不別也。氏者，所以別子孫之所出。又系本篇言姓則在上，言氏則在下，故五帝本紀云「禹姓姒氏，契姓子氏，弃姓姬氏」是也。按：漢改泗水爲沛郡，治相城，故注以沛爲小沛也。

〔三〕索隱按：漢書「名邦，字季」，此單云字，亦又可疑。按：漢高祖長兄名伯，次名仲，不見別名，則季亦是名也。故項岱云「高祖小字季，即位易名邦，後因諱邦不諱季，所以季布猶稱姓也。」

〔四〕索隱皇甫謐云：「名執嘉。」王符云：「太上皇名煓。」與湍同音。

〔正義〕春秋握成圖云：「劉

媯夢赤鳥如龍，戲已，生執嘉。」

〔五〕集解文穎曰：「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媯。」孟康曰：「長老尊稱也。左師謂太后曰『媯愛燕后賢長安君』。禮樂志『地神曰媯』。媯，母別名也，音烏老反。」索隱韋昭云：「媯，婦人長老之稱。」皇甫謐云：「媯蓋姓王氏。」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爲執嘉妻含始，遊洛池，生劉季。詩含神霧亦云。姓字皆非正史所出，蓋無可取。今近有人云「母溫氏」。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，其字分作「溫」字，云「母溫氏」。貞與賈膺復、徐彥伯、魏奉古等執對反覆，沈歎古人未聞，聊記異見，於何取實也？孟康注「地神曰媯」者，禮樂志云「后土富媯」，張晏曰「坤爲母，故稱媯」是也。〔正義〕帝王世紀云：「漢昭靈后含始游洛池，有寶雞銜赤珠出炫日，后吞之，生高祖。」詩含神霧亦云。含始即昭靈后也。陳留風俗傳云：「沛公起兵野戰，喪

皇妣於黃鄉，天下平定，使使者以梓宮招幽魂，於是丹蛇在水自灑濯（一），入梓宮，其浴處有遺髮，謚曰昭靈夫人。」漢儀注云：「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，後於小黃立陵廟。」括地志云：「小黃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三里。」顏師古云：「皇甫謐等妄引讖記，好奇騁博，強爲高祖父母名字，皆非正史所說，蓋無取焉。寧有劉媪本姓實存，史遷肯不詳載？」即理而言，斷可知矣。」

〔六〕索隱按：詩含神霧云「赤龍感女媧，劉季興」。又廣雅云「有鱗曰蛟龍」。

高祖爲人，隆準而龍顏，一二美須髯，左股有七十二黑子。二仁而愛人，喜施，三意豁如也。四常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產作業。及壯，試爲吏，五爲泗水亭長，六廷中吏無所不狎侮。好酒及色。常從王媧、武負貰酒，七醉卧，武負、王媧見其上常有龍，怪之。高祖每酣留飲，酒讌數倍。八及見怪，歲竟，此兩家常折券弃責。九

〔二〕集解服虔曰：「準音拙。」應劭曰：「隆，高也。準，煩權準也。」顏，額頸也，齊人謂之顙，汝南、淮、泗之間曰顙。文穎曰：「準，鼻也。」索隱李斐云：「準，鼻也（二）。」始皇蜂目長準，蓋鼻高起。爾雅：「顙，額也。」文穎曰：「高祖感龍而生（三），故其顏貌似龍，長頸而高鼻。」

〔三〕正義河圖云：「帝劉季口角（四）、戴勝、斗胸、龜背、龍股，長七尺八寸。」合誠圖云：「赤帝體爲朱鳥，其表龍顏，多黑子。」按：左，陽也。七十二黑子者，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。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，一歲三百六十日，四方分之，各得九十日，土居中央，並索四季，各十八日，俱成

七十二日，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，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。有一本「七十日」者，非也。許北人呼爲「魘子」，吳楚謂之「誌」。誌，記也。

〔三〕正義喜，許記反。施，戶豉反。

〔四〕集解服虔曰：「豁，達也。」

〔五〕集解應劭曰：「試補吏。」

〔六〕正義秦法，十里一亭，十亭一鄉。亭長，主亭之吏。高祖爲泗水亭長也。國語有「寓室」，即今之亭也。亭長，蓋今里長也。民有訟諍，吏留平辨，得成其政。括地志云：「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，有高祖廟也。」

〔七〕集解韋昭曰：「貰，賒也。」索隱鄒誕生貰音世，與字林聲韻並同。又音時夜反。廣雅云：「貰，賒也。」說文云：「貰，貸也。」臨淮有貰陽縣。漢書功臣表「貰陽侯劉纏」，而此紀作「射陽」，則「貰」亦「射」也。

〔八〕集解如淳曰：「讎亦售。」索隱樂產（五）云借「讎」爲「售」，蓋古字少，假借耳。今亦依字讀。蓋高祖大度，既貰飲，且讎其數倍價也。

〔九〕索隱周禮小司寇云：「聽稱責以傅別。」鄭司農云：「傅別，券書也。」康成云：「傅別，謂大手書於札，中而別之也。」然則古用簡札書，故可折。至歲終總弃不責也。

高祖常繇咸陽，二縱觀，觀秦皇帝，二喟然太息曰：「嗟乎，大丈夫當如此也！」

〔二〕集解應劭曰：「徭，役也。」

索隱韋昭云：「秦所都，武帝更名渭城。」應劭云：「今長安也。」

按：關中記云「孝公都咸陽，今渭城是，在渭北。始皇都咸陽，今城南大城是也」。名咸陽者，

山南曰陽，水北亦曰陽，其地在渭水之北，又在九峻諸山之南，故曰咸陽。

〔三〕正義包愷云：「上音館，下音官。恣意，故縱觀也。」

單父人呂公，善沛令，避仇從之客，因家沛焉。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，皆往賀。蕭何爲主吏，主進，令諸大夫曰：「進不滿千錢，坐之堂下。」高祖爲亭長，素易諸吏，乃給爲謁曰：「賀錢萬」，實不持一錢。謁入，呂公大驚，起，迎之門。呂公者，好相人，見高祖狀貌，因重敬之，引入坐。蕭何曰：「劉季固多大言，少成事。」高祖因狎侮諸客，遂坐上坐，無所謔。酒闌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。高祖竟酒，後。呂公曰：「臣少好相人，相人多矣，無如季相，願季自愛。臣有息女，願爲季箕帚妾。」酒罷，呂媼怒呂公曰：「公始常欲奇此女，與貴人。沛令善公，求之不與，何自妄許與劉季？」呂公曰：「此非兒女子所知也。」卒與劉季。呂公女乃呂后也，生孝惠帝、魯元公主。〔三〕

〔二〕集解漢書音義曰：「單音善。父音斧。」

索隱韋昭云：「單父，縣名，屬山陽。」崔浩云：「史失其名，但舉姓而言公。」又按：漢書舊儀云「呂公，汝南新蔡人」。又相經云「魏人呂公，名

文，字叔平」也。

〔二〕集解孟康曰：「主吏，功曹也。」

〔三〕集解文穎曰：「主賦斂禮進，爲之帥。」索隱鄭氏云：「主賦斂禮錢也。」顏師古曰：「進者，會禮之財。字本作『賚』，聲轉爲『進』。『宣帝數負進』，義與此同。」

〔四〕正義大夫，客之貴者總稱之。

〔五〕集解應劭曰：「給，欺也。音殆。」索隱韋昭云：「給，詐也。」劉氏云：「給，欺負也。」何休云：「給，疑也。」謂高祖素狎易諸吏，乃詐爲謁。謁謂以札書姓名，若今之通刺，而兼載錢數也。〔六〕

〔六〕正義上在果反。下在卧反。

〔七〕正義音丘忽反。

〔八〕集解文穎曰：「闡言希也。謂飲酒者半罷半在，謂之闡。」

〔九〕正義不敢對衆顯言，故目動而留之。

〔一〇〕集解張晏曰：「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，自卑下之道，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。」

〔一一〕正義息，生也。謂所生之女也。

〔一二〕集解服虔曰：「元，長也。食邑於魯。」韋昭曰：「元，謚也。」

〔正義〕漢制，帝女曰「公主」，儀比諸侯；姊妹曰「長公主」，儀比諸侯王；姑曰「大長公主」，儀比諸侯王。

高祖爲亭長時，常告歸之田。〔二〕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，有一老父過請飲，呂后因餉之。〔三〕老父相呂后曰：「夫人天下貴人。」令相兩子，見孝惠，曰：「夫人所以貴者，乃此男也。」相魯元，亦皆貴。老父已去，高祖適從旁舍來，呂后具言客有過，相我子母皆大貴。高祖問，曰：「未遠。」乃追及，問老父。老父曰：「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，君相貴不可言。」高祖乃謝曰：「誠如父言，不敢忘德。」及高祖貴，遂不知老父處。

〔二〕集解服虔曰：「告音如『嗥呼』之『嗥』。」李斐曰：「休謁之名也。吉曰告，凶曰寧。」孟康曰：「古者名吏休假曰告。告又音譽。漢律，吏二千石有予告、賜告。予告者，在官有功最，法所當得者也。賜告者，病滿三月當免，天子優賜，復其告，使得帶印紱，將官屬歸家治疾也。」索隱韋昭云：「告，請歸乞假也。音『告語』之『告』。故戰國策曰『商君告歸』，延篤以爲告歸，今之歸寧也。」劉伯莊、顏師古並音古篤反，非「號」「譽」兩音也。按：東觀漢記田邑傳云「邑年三十，歷卿大夫，號歸罷，厭事，少所嗜欲」。尋「號」與「嗥」同，古者當有此語，故服氏云「如號呼之號」，音豪。今以服虔雖據田邑「號歸」，亦恐未得。然此「告」字當音誥，「誥」「號」聲相近，故後「告歸」「號歸」遂變耳。

〔三〕正義必捕反，以食飼人也。父本請飲，呂后因餉之。國語云：「國中童子無不餉。」

高祖爲亭長，乃以竹皮爲冠，令求盜之薛治之，〔一〕時時冠之，〔二〕及貴常冠，所謂「劉

氏冠」〔三〕乃是也。

〔二〕集解應劭曰：「以竹始生皮作冠，今鵲尾冠是也。求盜者，舊時亭有兩卒，其一爲亭父，掌開

閉埽除，一爲求盜，掌逐捕盜賊。薛，魯國縣也。有作冠師，故往治之。」索隱應劭云：「一

名『長冠』。側竹皮裹以縱前，高七寸，廣三寸，如板。」又蔡邕獨斷云：「長冠，楚制也。高祖以竹皮爲之，謂之『劉氏冠』。」司馬彪輿服志亦以「劉氏冠」爲鵲尾冠也。應劭云：「舊亭卒名『弩父』，陳、楚謂之『亭父』，或云『亭部』，淮、泗謂之『求盜』也。」

〔三〕正義音館，下同。

〔三〕正義音官。顏師古云：「後號爲『劉氏冠』。其後詔曰『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』，即此也。」

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，徒多道亡。自度比至皆亡之，〔二〕到豐西澤中，止飲，夜乃解縱所送徒。曰：「公等皆去，吾亦從此逝矣！」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。高祖被酒，〔三〕夜徑澤中，令一人行前。〔四〕行前者還報曰：「前有大蛇當徑，〔五〕願還。」高祖醉，曰：「壯士行，何畏！」乃前，拔劍擊斬蛇。〔六〕蛇遂分爲兩，〔七〕徑開。行數里，醉，因卧。後人來至蛇所，有一老嫗夜哭。人問何哭，嫗曰：「人殺吾子，故哭之。」人曰：「嫗子何爲見殺？」嫗曰：「吾子，白帝子也，化爲蛇，當道，今爲赤帝子斬之，〔八〕故哭。」人乃以嫗爲不

誠，欲告之，「九」媼因忽不見。後人至，高祖覺。「〇」後人告高祖，高祖乃心獨喜，自負。「二」諸從者日益畏之。

〔一〕正義度，田洛反。比，必寐反。

〔二〕正義被，加也。

〔三〕索隱舊音經。按：廣雅云「徑，斜過也」。字林云「徑，小道也，音古定反」。言酒後放徒，夜徑行澤中，不敢由正路，且從而求疾也。〔七〕。

〔四〕正義行音下孟反。

〔五〕索隱音逕。鄭玄曰：「步道曰徑也。」

〔六〕索隱漢舊儀云「斬蛇劍長七尺」。又高祖云「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」。二文不同者，崔豹古今注「當高祖爲亭長，理應提三尺劍耳；及貴，當別得七尺寶劍」，故舊儀因言之。〔正義〕按：其蛇大，理須別求是劍斬之。三尺劍者，常佩之劍。括地志云：「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平地，故老云高祖斬蛇處，至縣西十五里入泡水也。」

〔七〕索隱謂斬蛇分爲兩段也。

〔八〕集解應劭曰：「秦襄公自以居西戎〔八〕，主少昊之神，作西畤，祠白帝。至獻公時櫟陽雨金，以爲瑞，又作畦畤，祠白帝。少昊，金德也。赤帝，堯後，謂漢也。殺之者，明漢當滅秦也。秦自謂水，漢初自謂土，皆失之。至光武乃改定。」索隱按：太康地理志云「時在櫟陽故城內。」

其時如畦，故曰「畦畤」。畦音戶圭反。應注云「秦自謂水者。按秦文公獲黑龍，命河爲德水是也。又按：春秋合誠圖云「水神哭，子襄敗」。宋均以爲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，則此母水精也。此皆謬說。又注云「至光武乃改」者，謂改漢爲火德，秦爲金德，與兩金及赤帝子之理合也。

九 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苦』。」索隱漢書作「苦」，謂欲困苦辱之。一本或作「笞」。說文云：「笞，擊也。」

十 索隱包愷、劉伯莊音古孝反。

二 集解應劭曰：「負，恃也。」索隱晉灼云：「自恃斬蛇事。」

秦始皇帝常曰「東南有天子氣」，於是因東游以厭之。一高祖即自疑，亡匿，隱於芒、碭山澤巖石之間。二呂后與人俱求，常得之。高祖怪問之。呂后曰：「季所居上常有雲氣，三故從往常得季。」高祖心喜。沛中子弟或聞之，多欲附者矣。

一一 索隱厭音一涉反，又一冉反。廣雅云：「厭，鎮也。」

一二 集解徐廣曰：「芒，今臨淮縣也。碭縣在梁。」駟案應劭曰：「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，故隱於其間也。」正義括地志云：「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，本漢碭縣也。碭山在縣東。」

一三 正義京房易飛候云：「九」：「何以知賢人隱？」師曰：「四方常有大雲，五色具而不雨，其下有賢人隱矣。」故呂后望雲氣而得之。

秦二世元年，^一秋，陳勝等起蘄，^二至陳而王，號爲「張楚」。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。沛令恐，欲以沛應涉。掾、主吏蕭何、曹參^三乃曰：「君爲秦吏，今欲背之，率沛子弟，恐不聽。願君召諸亡在外者，可得數百人，因劫衆，^四衆不敢不聽。」乃令樊噲召劉季。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。^五

^一集解徐廣曰：「高祖時年四十八。」索隱應劭云：「始皇欲以一至萬，示不相襲。始者一，故至子稱二世。」崔浩云：「二世，始皇子胡亥。」又按：善文稱隱士云「趙高爲二世殺十七兄而立今王」，則二世是第十八子也。

^二索隱蘄，縣名，屬沛。音機，又音旂。

^三索隱按：漢書蕭、曹傳，參爲獄掾，何爲主吏也。

^四索隱說文云「以力脅之」云劫也。

^五索隱漢書作「數百人」。劉伯莊云「言數十人或至百人」，則是百人已下也。

於是樊噲從劉季來。沛令後悔，恐其有變，乃閉城城守，欲誅蕭、曹。蕭、曹恐，踰城保劉季。^一劉季乃書帛射城上，謂沛父老曰：「天下苦秦久矣。今父老雖爲沛令守，諸侯並起，今屠沛。^二沛今共誅令，擇子弟可立者立之，以應諸侯，則家室完。不然，父子

俱屠，無爲也。」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，開城門迎劉季，欲以爲沛令。劉季曰：「天下方擾，諸侯並起，今置將不善，壹敗塗地。」三吾非敢自愛，恐能薄，四不能完父兄子弟。此事大事，願更相推擇可者。」蕭、曹等皆文吏，自愛，恐事不就，後秦種族其家，盡讓劉季。諸父老皆曰：「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，當貴，且卜筮之，莫如劉季最吉。」於是劉季數讓。衆莫敢爲，乃立季爲沛公。五祠黃帝、祭蚩尤於沛庭，六而釁鼓七旗，幟皆赤。八由所殺蛇白帝子，殺者赤帝子，故上赤。於是少年豪吏如蕭、曹、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，攻胡陵、九方與，一〇還守豐。

一一集解韋昭曰：「以爲保障。」

一二索隱按：范曄云：「剋城多所誅殺，故云屠也。」

一三索隱言一朝破敗，使肝腦塗地。

一四正義能，才能也。高祖謙言材能薄劣，不能完全其衆。能者，獸，形色似熊，足似鹿。爲物堅中而強力，人之有賢才者，皆謂之能也。

一五集解徐廣曰：「九月也。」駟案：漢書音義曰：「舊楚僭稱王，其縣宰爲公。」陳涉爲楚王，沛公起應涉，故從楚制稱曰公」。

一六集解應劭曰：「左傳曰：黃帝戰於阪泉，以定天下。蚩尤好五兵，故祠祭之求福祥也。」瓊曰：

「管仲云『割廬山交而出水，金從之出，蚩尤受之以作劍戟』。」

索隱按：管子云「葛廬之山，

發而出金」，今注引「發」作「交」及「割」，皆誤也（二）。

〔七〕集解應劭曰：「釁，祭也。殺牲以血塗鼓曰釁。」瓊曰：「案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，皆無祭事。」索隱說文云：「釁，血祭也。」司馬法曰：「血于鼙鼓者，神戎器也。」顏師古曰：「凡殺牲以血祭者，皆名爲釁。」臣瓊以爲「皆無祭事」，非也。又古人新成鐘鼎，亦必釁之。應劭云：「釁呼爲釁。」馬融注周禮灼龜之兆云：「謂其象似玉、瓦、原之釁壇，是用名之。」此說皆非。壇音火稼反。

〔八〕索隱墨翟云：「幟，帛長丈五，廣半幅。」字詁云：「幟，標也。」字林云：「熊旗五旒，謂與士卒爲期於其下，故曰旗也。」幟，或作「讖」，或作「志」。嵇康音試。蕭該音熾。

〔九〕索隱鄧展曰：「縣名，屬山陽，章帝改曰胡陸。」

〔一〇〕集解鄭德曰：「音房豫，屬山陽郡。」索隱鄭玄曰「屬山陽」也。

秦二世二年，陳涉之將周章，軍西至戲，而還。燕、趙、齊、魏皆自立爲王。項氏起吳。秦泗川監平，將兵圍豐，二日，出與戰，破之。命雍齒守豐，引兵之薛。泗川守壯敗於薛，走至戚。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，殺之。沛公還軍亢父，至方與，周市來攻方與，未戰。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。周市使人謂雍齒曰：「豐，故梁徙

也。〔一〕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。齒今下魏，魏以齒爲侯守豐。不下，且屠豐。」雍齒雅不欲屬沛公，〔二〕及魏招之，即反爲魏守豐。沛公引兵攻豐，不能取。沛公病，還之沛。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，聞東陽甯君、秦嘉、三立景駒爲假王，在留，〔三〕乃往從之，欲請兵以攻豐。是時秦將章邯從陳，別將司馬呂、〔四〕將兵北定楚地，屠相，至碭。〔五〕東陽甯君、沛公引兵西，與戰蕭西，〔六〕不利。還收兵聚留，引兵攻碭，三日乃取碭。因收碭兵，得五六千人。攻下邑，〔七〕拔之。〔八〕還軍豐。聞項梁在薛，〔九〕從騎百餘往見之。〔一〇〕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，五大夫將十人。〔三〕沛公還，引兵攻豐。〔三〕

〔一二〕索隱應劭云：「章字文，陳人。」

〔三〕索隱文穎云：「在新豐東二十里戲亭北。」孟康云：「水名也。」又述征記云：「戲水自驪山湧公谷北流，歷戲亭，東入渭。」按：今其水東惟有戲驛存。

〔三〕索隱爲章邯所破而還。邯音酣。

〔四〕索隱按：漢書高紀，二世二年八月，武臣自立爲趙王，〔三〕田儋自立爲齊王，〔四〕韓廣自立爲燕王，魏咎自立爲魏王也。

〔五〕集解文穎曰：「泗川，今沛郡也，高祖更名沛。秦時御史監郡，若今刺史。平，名也。」索隱如淳云：「秦并天下爲三十六郡，置守、尉、監，故此有『監平』，下有『守壯』，則平、壯皆名也。」

〔六〕**集解**如淳曰：「壯，名也。」

〔七〕**集解**如淳曰：「戚音將毒反。」**索隱**晉灼云：「東海縣也。」**鄭德**、**包愷**並如字讀。**李登**音千笠反。**正義****括地志**云：「沂州臨沂縣有漢戚縣故城。**地理志**云臨沂縣屬東海郡。」

〔八〕**索隱**顏師古云：「得，司馬之名」，非也。按：後云「左司馬曹無傷」，自此已下更不見替易處，蓋是左司馬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耳。

〔九〕**集解**鄭德曰：「亢音人相亢答，父音甫。屬任城郡。」**索隱**舊音剛。**劉伯莊**、**包愷**並同音苦

浪反。**正義**音剛，又苦浪反。**括地志**云：「亢父，縣也，沛公屯軍於此也。」

〔一〇〕**集解**文穎曰：「梁惠王孫假爲秦所滅，轉東徙於豐，故曰『豐，梁徙』。」

〔一一〕**集解**服虔曰：「雅，故也。」**蘇林**曰：「雅，素也。」

〔一二〕**集解**文穎曰：「秦嘉，東陽郡人也，爲甯縣君。」**瓊**曰：「陳勝傳曰『廣陵人秦嘉』（五），然則嘉非東陽人也。秦嘉初起兵於鄒，號曰大司馬，又不爲甯縣君。東陽甯君自一人，秦嘉又自一人。」**索隱**臣瓊以爲一人。按：下文直云「東陽甯君」，又別言「秦嘉」，明臣瓊之說爲得。

顏師古以甯是姓，君者，時人號曰君耳。

〔一三〕**索隱**韋昭云：「今彭城留縣也。」**正義****括地志**云：「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，即張良所

封處。」

〔一四〕**集解**如淳曰：「從陳涉將也。涉在陳，其將相別在他許，皆稱陳。」**呂**、**章邯**司馬。」**索隱**謂